

血色雾都

王庆华◎著

武云穿过一团团带血的晨雾，看到满目疮痍的大地和
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听到炸弹的轰鸣和居民楼里的一声声哀嚎……



抗战期间发生在重庆的**阴谋与背叛、沉沦与荣光。**
演绎重庆的抗战史，再现扑朔迷离的生死谍战。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血色雾都

王庆华◎著

武云穿过一团团带血的晨雾，看到满目疮痍的大地和
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听到炸弹的轰鸣和居民楼里的一声声哀嚎……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色雾都 / 王庆华著. — 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

2017.3

ISBN 978-7-5090-1185-0

I. ①血… II, ①王… III,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,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4461 号

书 名: 血色雾都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7332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0.25

字 数: 38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185-0

定 价: 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CONTENTS | 目录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13

第三章 / 025

第四章 / 037

第五章 / 048

第六章 / 060

第七章 / 070

第八章 / 080

第九章 / 090

第十章 / 100

第十一章 / 111

第十二章 / 122

第十三章 / 133

第十四章 / 144

第十五章 / 156

CONTENTS | 目录

第十六章 / 167
第十七章 / 178
第十八章 / 189
第十九章 / 199
第二十章 / 209
第二十一章 / 220
第二十二章 / 232
第二十三章 / 242
第二十四章 / 252
第二十五章 / 262
第二十六章 / 272
第二十七章 / 282
第二十八章 / 293
第二十九章 / 304

第一章

1937至1949年，重庆。

街面阴风横扫，空气夹杂着迷雾，子弹疾风般从武云耳边飞过。一股阴风吹来，冷酷地撞击着武云受伤的身体，武云捂住伤口，蹲在一处暗地，撕扯染血的衬衫包住伤口。伤口的血滴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，凝固于惨淡稀疏的月影里。

嘭，又一颗子弹无情地穿进武云的左胸，武云捂着染血的胸部艰难地逃行。黑暗中，一个半软不硬的东西绊倒他，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砸在上面。没等他有所反应，几条黑影蹿过来，情急之下，他只好用绊倒他的东西做遮掩，将其盖在身上。有人一脚踹过来，盖在他身上的东西晃悠着滚落在地，又一脚重重地踢在武云受伤的部位。武云强忍着伤痛，手指抓向硬石路面，指甲劈裂，汗珠和血水混合，眼前闪黑的刹那，一个嘶哑的催促声砸进武云半昏的耳朵，几条黑影向斜逸的路面追去。

武云缓了一下，才看清眼前横卧的是一具女尸。女尸披头散发，空洞的眼窝里凝结着许多血痂。武云清楚这多半是特务残害的革命志士，他脱掉染血的外衣盖在尸体上，跌撞着向前走去。

深夜的街头冷清得很，穿过几条路，即将靠近一处破旧小楼时，他指端的戒指突然闪烁着绿光，他慌忙掉头。那是个危险的信号，说明那座小楼充满杀机。

武云没踉跄出几步，脑袋就被硬硬的东西顶住。

落在军统冯山，绰号冯麻子手里，武云知道自己凶多吉少。

冯山是戴笠栽培的特工高手，以心狠手辣闻名，每当渣滓洞提审要犯，他都一马当先，渣滓洞里关押的真假革命者都对其深恶痛绝。所谓假革命者，通常是他们杀一儆百的杰作。他的逼供手段极其残忍，他提审谁，谁返回监房时都只剩半口气，要是不及时治疗，就等着咽气了。

冯山现身眼前，武云的内心不由自主地一阵虚慌，冯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在重庆家喻户晓。冯山是要你眼球绝不割你舌头、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五更的主儿，武云佯装镇定。冯山为人奸诈，没有证据，绝不会乱抓人，目前据理力争才是唯一的选择。

武云一把握住冯山的手枪，对准自己的脑袋，并使劲把枪口戳在脑门上。

“冯山，老子落在你手里算倒栽葱，开枪吧，咋咋呼呼有意思吗？”

冯山的鳄鱼眼乱逛几圈，面部肌肉狞笑成横肉棱，声音嘶哑得如锯齿般切割耳膜。

“武云，武队长，当我是废料了不是，我冯山一向反感别人侮辱我的智商，一枪打死你怎么挖掘共党的老巢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武云的眼睛瞪得血红。

“什么意思？耳朵没聋的话，你马上就会听到什么叫生不如死、什么叫痛不欲生，我对你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冯山一歪脑袋，几名手下迅速把武云押向鬼哭狼嚎的地方。

刑讯室坐落在戒备森严的军统后院，一棵古树的方向传来了声嘶力竭的喊叫。声音沉闷浑浊，武云知道它来自地下行刑室。

地下行刑室犹如人间地狱，武云并不陌生，身为中统要员，每次处决和中统有关的要犯，处长彭飞都会派他去军统那边例行公事。

地下行刑室阴暗潮湿，满是血珠的墙壁上悬挂着虎视眈眈的钢鞭，炭火盆里的烙铁如魔鬼的舌头般令人战栗。老虎凳、竹签等48种刑具龇牙咧嘴地固定在周边，意志再坚定的人也难免恐惧。

冯山的用刑手段别具一格，他先用钢鞭抽打得人伤口翻白肉，然后撒上辣椒水或盐水。人的身体立刻如迸裂般疼痛，惨叫如狼嚎。冯山最拿手的行刑是走钢板，如果各类刑具用尽受刑者仍未开口，他就吩咐手下拿来烧红的钢板，挑了受刑者的脚筋，把受刑者丢在火红的钢板上。

走过古树，冯山绕过地下行刑室，诡诈地扫视了一下镇定从容的武云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还不确定武云是共党分子，中共地下党邱来生不堪忍受冯山等军统特务残酷、变态的酷刑，在一根细绳勒住脖子的刹那说出一个微弱的“武”字，脖子“喀嚓”一声被特务失误地勒断，冯山气急败坏地处决了失误的特务。

为谨慎起见，冯山连夜向军统局长戴笠做了隐秘汇报。戴笠发来明确指示，叮嘱冯山要谨慎再谨慎，中统陈立夫不可低估，毕竟武云是中统的人。冯山那颗西葫芦脑瓜特灵敏，马上对戴笠的指示心知肚明。冯山清楚局座滴水不漏的处世原则，说穿了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。军统和中统争风吃醋的关系，冯山早已洞察，尤其是近来军统的伪钞和走私获利匪浅，颇得委座信赖，军统更是占了上风，但中统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委座同样对他们有所指望，不管是军统还是中统，谁抓的共党多，谁手刃的共党多，谁在委座心中就占领要位。委座虽说偏袒戴笠，但还是明示给戴笠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道理，所以中统只能采取暗度陈仓之举。

为邀功请赏，冯山总是越级行动，这让处长陈以新相当反感，但苦于没后台

撑腰，只好忍气吞声。之前，他因和陈立夫是本家，讨好过陈立夫，陈立夫没有重用他。原因很简单，陈立夫担心他是戴笠的耳目，毫不客气、毫不后悔地放走了黄埔高才陈以新。

陈以新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迷茫了一阵子，撰写了几篇时髦文章，被戴笠看中，从此匍匐在戴笠膝下，成为戴笠一条乖顺的摇尾狗，内里灌满酸辣汤，表面上却还是一副巴结相。

穿过古色长廊，军统一处处长办公室赫然出现在武云眼前，武云深吸了一口气，极力保持镇定。

他和陈以新打过几次交道，知道此人善于故弄玄虚、捕风捉影，冯山将他交给此人，他肯定要掉几层皮。

冯山象征性地叩了门，没等里面有所反应，“当啷”推开门，把武云押了进去。

陈以新刚接了戴笠的电话，正为冯山越级汇报而恼火，口里的雪茄咬成了扁虫，双手关节捏得“咔咔”响，一双厚重的单眼皮垂着。冯山一进来，他阴笑着吐掉雪茄，快速吧嗒几下干涩的嘴巴，座椅转了一圈，这个动作表明他的轻松和无所顾忌，以及对冯山无视他的存在不知情，从而给自己一个台阶。

冯山扭着武云的胳膊推搡他进来，陈以新事先知晓情节，没等冯山张口，他挥下手，意思是要冯山退下。

封口之举使得陈以新痛快许多，一来展示了他的威力，二来给了冯山迎头一击，要他明白什么叫一还一报、什么叫以牙还牙、什么叫檐下低头、什么叫权力。

陈以新向椅背重重靠了靠，阴笑着，厚重的眼皮横出一道锋利的闪电，直射向武云。陈以新对待亲共疑犯的伎俩是先甜后苦，他摆手示意武云坐下。武云和陈以新打过几次照面，也听说过此人好大喜功的处事风格。

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

武云镇定地落座，陈以新亲自为武云冲了杯龙井。武云同样镇定地接下，伤口不断流血，血水染透了衬衫。从逃跑到被抓进军统足有四个半时辰，由于流血过多，他的脸色变得惨白，脸上冷汗复出，坐姿却一直凛然。

武云的额头出现密集的汗珠，表明他的能量已耗尽，他苍白的面孔逐渐扭曲，靠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死撑着身体，但终未抗争过身体的虚弱。他身子一晃悠，便晕倒在座椅上，陈以新慌忙摇电话叫来冯山。

冯山等人将武云送进军统特别诊所，冯山在特别诊所的走廊里来回踱步，连续吸了几根雪茄，弄得走廊烟雾弥漫。护士过来劝阻，他一双鳄眼狠盯过去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尚不清楚武云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也不清楚陈以新的想法。不管怎样，在事情未果前，抢救武云的性命实属情理之中。令他匪夷所思的，是陈以新对武

云半愠半和的态度。他一直在陈以新办公室门口窃听，直到手下喊他接电话，他才惶急地离开。

手术室里，一名口罩遮住半边脸的女医生正在为武云取子弹，她眼睛里透露出灵性的光芒。她的手麻利地在武云身体的几处枪口上操作着，空气中充满了药水味和血腥味，一颗子弹从武云的左胸摘出，这颗子弹距离心脏只有两毫米，距离肺部只有半寸，其他几处伤分别在胳膊和腿上，尽管无大碍，但流血过多。

这是女医生庞敏接触枪伤以来最震撼的一次，身体多处受伤，还有险些致命的子弹，伤者居然硬撑了几个小时，由此可见此人意志多么坚定。庞敏内心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意。武云的名字她并不陌生，也知晓他是中统那边的人，只是没想到他们的谋面方式如此独特——武云作为审查对象出现在特别诊所。

手术长达三个多小时，包括取弹、输液、缝合。

护士推武云进病房的刹那，冯山迫不及待地跟了进去，庞敏阻止了他。冯山狠命瞪了一眼庞敏，最终还是悻悻地离开，吩咐手下严密把守病房，自己则去了醉春楼。

军统纪律严明，倘若因玩乐酿成事故，严惩不贷，轻则撸去官衔，重则掉脑袋。冯山吃了一回撸官的亏，不然凭借他捕人的本领，陈以新的位置非他莫属，更何况他是福建特工第一期学员。

冯山天性喜欢寻花问柳，几天不换女人，他就觉得缺点什么，好比菜肴里少了调料般令他难受。

老子辈妻妾成群，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他是九姨太疏忽的杰作。九姨太比冯老爷小了整整三十八岁，这女人嫁过去纯粹为了捞家产，打算捞到家产就和相好的私奔，没想到七十高龄的冯老爷居然给她埋下了种子，她喝药、勒腹、跳跃，冯山却在她肚子里固若金汤。

肚子里有了冯家的血脉，九姨太只好固守在冯老爷膝下，把与相好的私奔计划改为定期幽会。

从特别诊所溜出来，冯山没敢驱车，他化装成商人的模样，吹着口哨，潇洒地走过几面弹痕累累的斑驳墙壁，踩着路面干枯的梧桐叶子来到醉春楼。老鸨一见冯山，一副母狼垂涎生肉的样子迎了过去。

“哎哟，我的财神爷啊，您可真有艳福，这不，新来的艳春刚好没开苞。”

冯山知道老鸨开腔的价码，连忙从兜里摸出票子递过去，老鸨一步几扭地靠近楼梯，向楼上尖声喊道：“艳春接客。”

冯山置身于醉春楼的当口，军统各处正在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，戴笠亲自主持会议，派头与阵势完全效仿委座，有垂帘听政之韵味——他在一个房间传达会

议内容，军统要员则在对面的房间洗耳恭听麦克风传出的指示。

一个名为“花开花落”的计划形成了，计划的内容很明确，即瓦解共党在重庆的地下活动、镇压学生的示威游行，尤其要镇压那些亲共分子，必要时可以杀一儆百。

戴笠最后的落语掷地有声，他双手猛烈地敲击桌子，气势昂扬地说了下面的话。

“各位同仁，共党不灭，委座一统天下的大业将会付诸东流，保卫党国的誓言也将是一句空话，剿灭共党任重道远，而且艰巨得很，共党十分狡猾，为避免计划泄露，我们首先要展开清理内鬼的行动。三处，你们肩负直接捕获共党的任务，所以使命光荣，任务重大。老陈，从即刻起，你率队勇往直前，要不负委座期望。要知道，失败意味着我们要掉脑袋，你明白吗？”

对面屋子“咔嚓”一个立定，“党国事业千秋”的誓言回荡在四周，戴笠和随同眨眼不见，陈以新清楚戴笠已从暗道离开。迄今为止，大部分党国随同未曾谋过戴笠的面，只有特工学员知晓戴笠的真容，特工学员各地分散，即便谋过面，一旦赤化，也不晓得戴笠去向，可想而知戴笠的安全系数有多高。

冯山漏会，陈以新找到把柄，厚眼皮形成一道闪电，脸上呈现出难以诠释的狞笑，他叫来秘书、情妇、亲信兼任的唐婉。唐婉露出醉春风的微笑迎向陈以新，陈以新每次见到这个绝代美人都会神酥、心酥、骨酥。

唐婉总能给陈以新带来愉悦，好比一道爽口的甜点，甜透陈以新。

唐婉曼妙轻盈地来到陈以新背后，伸出秀气的玉指为陈以新按摩肩胛。陈以新冲动地揽她入怀，一头扎进她那满是柠檬香的酥胸，继而抽出脑袋，决然地对唐婉下达了指令。

“亲爱的，我们改日再缠绵，你立即去醉春楼把姓冯的给我押回来。”

“是，处座。”

唐婉一个娴熟的立正后，迅速离开陈以新的办公室，带上随同直奔醉春楼。

唐婉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女特工，不但警觉性强，还会飞檐走壁，曾多次受到党国嘉奖，若不是她来历不明，上峰定会委以重任。她是戴笠手下在路边拾到的野孩子，因打群架获胜而被看中。正好戴笠的女特工班刚建立，需要大量学员。她当时14岁，面黄肌瘦，为一盘奶油面包，居然以一敌众战胜了几个女生，赢得戴笠赞许，从此成为福建第一批女特工中的名流。

醉春楼的一个房间传出尖锐的喊叫，冯山正迫不及待地逼向一个瘦骨嶙峋、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女子。冯山边骂边扒女子的锦缎旗袍，女子惊恐万分地举起一把剪刀对准自己的脖子，冯山欲抢夺当口，唐婉率人冲进去搅了冯山的享乐局。

唐婉出现在面前，冯山没敢作声，他清楚自己玩忽职守的罪行若传进委座和戴笠耳中的话，他必死无疑。他恨得牙根直抖，却不敢反抗。陈以新是个轻易不弹人的家伙，如今抓到他的把柄，他只好俯首帖耳。

唐婉命随从押走冯山，打量了几眼衣衫不整的女子，瞬间想起自己当年流落街头的一幕，那是要多惨有多惨。她经常过食不饱肚、衣不保暖的日子，有时还遭遇地痞流氓的欺负，春夏还好过，秋冬简直就是她的地狱；秋雨绵绵，她躲在一条破旧乌篷船里发抖，有时还会让大她一些的孩子轰下乌篷船；白雪覆盖路面，她赤着脚丫在冰冷的路面来回游荡，一张冻得发紫的小脸不停地张望，希望有人伸来温暖的手……看到眼前孱弱的女子，她动了恻隐之心。她走近女子，怜爱地抚摸了她的头。

“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，怎么来了这里？”

女子闻听此言，大哭起来。

哭声碎裂，扎人心脾，女子哽咽着说自己16岁，叫大妮，家里姊妹四个，母亲靠给人家打零工维持一家的生活。父亲是码头装卸工，但整天喝酒赌博，对她们不管不顾，这次输了九龙坡的住宅，债主吹胡子瞪眼地索要，父亲就把她卖到了妓院以保住房子。

大妮的哭声触动了唐婉，唐婉当即决定救出大妮。

唐婉不愿暴露身份和老鸨这类人渣打交道，果断地夹了大妮纵身跳下二层小楼。

唐婉的手下带走冯山，惊动了老鸨，老鸨率几个护院冲上二楼。打开房门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大妮不见了踪迹，老鸨立刻吩咐护院追捕。护院不知东西地一阵瞎找，徒手而归，老鸨只好把气撒在其他妓女身上，勒令她们加倍接客。

逃离醉春楼，唐婉打算送大妮回九龙坡的家，大妮闻听此言，再次哭泣，扑通跪在唐婉面前，要求唐婉带她离开，只要不回家，去哪里都成。

唐婉拉起大妮，态度依旧温和如初。

“大妮，为啥不想回家？”

“回家父亲还会卖掉我，唐姐姐你就留下俺好不，俺啥都会做，还烧得一手好菜哩。”

大妮的央求再次使唐婉大动恻隐之心，她决定留下大妮，孰料，大妮日后恩将仇报出卖了她，虽说是情势所逼，但她毕竟是惨死在大妮手里，此所谓心慈面软受祸害。唐婉落在日本人手里，死相极其恐怖，半截舌头血糊糊地滚落在侵华首领三蒲佐藤面前，三蒲佐藤哇啦着八格牙鲁，一刺刀劈了唐婉。

陈以新关了冯山禁闭，并打了他二十钢鞭。这下冯山的屁股和后背成了五花肉，

躺在黑森森的小屋子里呻吟。他忽而切齿大骂、忽而发誓逮到机会就要加倍报复陈以新。

绰号顺风耳——冯山的拜把兄弟迟彪，打通关系给冯山送来酒肉，冯山感激不尽，掏心窝子地许诺有机会一定提拔迟彪。迟彪是个精明人，一般只用心术不动嘴功，他的信条是做用脑子和心说话的聪明人、智慧者，不做用嘴巴说话的傻瓜。冯山恰恰相反，冯山喜好嘴巴射箭，实际没谱。一瓶白兰地眨眼给他咕咚一半，大话自然滔滔不绝，什么有朝一日要给陈以新这个龟孙子好看，什么抽筋扒皮之类的泄愤话统统折腾出口，迟彪连忙堵住冯山的嘴巴，寻机离开。

特别诊所里，武云依然处于昏迷状态，陈以新派人日夜守候在病房门前，戒备森严，武云是插翅难逃，何况重伤在身。庞敏日夜守护在特别诊所里，武云术后始终高烧不退，且胡话连篇。他在昏迷中喊了几声“R”，庞敏没有掉以轻心，马上给武云注射一针镇定药，她判断这个“R”肯定和武云的工作息息相关，人的神经受重大事件所牵引，即便在意识昏聩中也会记得。

武云注射那针镇定药后很快昏睡过去，嘴巴也闭得很牢，不再有危险。庞敏穿好外衣，打算出去吃点东西，再回家泡个澡，她已经一周没洗澡了，身上痒得很。她刚离开特别诊所，后面就有人跟踪过来。

庞敏觉得可笑，她父亲庞国夫是国民政府党政老参议员，这帮特工居然怀疑到她头上，她蔑笑下，脸颊露出深深的酒窝，眉毛愈发显得欢愉。她迈进一家西餐馆，给自己点了夹心面包和加奶咖啡。

几个小特工守护在门外，黑衣着身、帽檐低拉，来回游走着。近看像一群黑色木偶，远看像一群雾色中的蚂蚁。庞敏吃饱喝足后回家，这伙人一直跟踪到庞敏家，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，为首的挥下手悻悻离去。庞敏喜上眉梢，家佣张妈逗趣地说，敏儿你交往男友了吧，一句逗趣话惹得庞敏面红耳赤。俗话说，心里七分鬼，面上露三分，庞敏心里的确有股波浪在狂奔，搅得她的心七上八下。自从撞见受伤的武云，庞敏心灵深处有个东西在蠢蠢欲动，什么东西呢，她一时也无法辨识分明，毕竟和武云是在特殊情况下撞面，彼此不了解不说，连句话都没机会说，可她不知为啥眼前老是浮现武云的模样。

救治武云的刹那，武云标准的美男子气概和刚毅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她。

庞敏在哗啦的水流里尽情地回忆和武云碰面的情景，武云身上流淌着自己400毫升的血浆，想到此，她居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念头——不管武云在做什么危险之事，她都愿意毫无怨言、不计代价地跟随他，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。这个念头在脑海里酝酿，她居然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，倘若武云一声号令，她会不惜任何牺牲抵挡突如其来的危难。

一周后，武云终于恢复意识，庞敏简直乐得合不拢嘴，她一连几天都没回家，张妈不断地打电话催促，声称是老爷的命令，庞敏却不理不睬，一心扑在武云身上，帮助武云恢复健康是最重要的事。她每天搀扶武云散步长达几个小时，每隔两小时就要给武云的伤口擦拭、消炎，伤口愈合得很好。

从庞敏精心细致的照顾以及温情的注视中，武云似乎读懂了什么，但他假装一无所知，面部表情很冷淡。庞敏为此很是伤心，但还是一心扑在武云这个谜般的男人身上不能自拔。

武云抽了下胳膊，面部表情冷峻得令人起鸡皮疙瘩，这是他进入中统以来形成的个人风格，尤其对陌生人，他更是七分小心，三分谨慎。他突然起身，伤口拉扯得很疼，他也没在意，打算离开特别诊所。

“武先生，你走不了的，外面有军统的人把守。”

庞敏向外望几眼，急切地阻止欲离开特别诊所的武云。

武云脑海里浮现出被捕经过，要不是身兼要职，他很乐意躺在洁白的床单上享受平静和休息。他实在太累了，32岁的他，忙碌了整整十余年。当年，家乡遭遇匪帮，父母和几个弟妹惨遭匪帮杀害，房屋亦被烧毁，年仅十几岁的他只好远走他乡，不分昼夜地奔跑在茫茫荒野中，渴了喝溪水，饿了揪把草籽丢进肚子，累了躺在草地上昏睡，醒来依旧毫无目标地奔跑。

008 一天，不知跑到哪个山上，忽然，一声狮吼震慑住他奔跑的步子，狮子发现了他这个食肉目标，以一泻千里之势咆哮过来，他想这下完蛋了，肯定要葬身狮子口中。就在狮子距离他只有两米之遥的时候，几声枪响，狮子倏地瘫倒在血泊里。

大别山游击队长愈中杰救了武云，武云从此加入游击队。他聪明伶俐，射击、操练样样精通，很快得到上级赏识。国共内战，国民党迫害仁人志士，为瓦解敌人，组织上将他安插进敌人心脏，送他去了黄埔军校特训班。由于成绩优良，毕业后他受到陈立夫器重，成为中统核心人物。

活在刀锋浪口，武云的神经时刻紧绷，可以说是草木皆兵。疑神疑鬼是特工人员必备的素质，武云长期以来对任何事物都如此，譬如每天喝水，他都要将杯子洗刷数遍，又将水壶里的水倒掉重新接。

武云英气潇洒、果敢有谋，自是容易赢得异性青睐。中统机要秘书段筱晴非常喜欢武云，有一次白日梦做得太久，正好让机要科长裴哲东撞见，当时段筱晴两个酒窝笑得很深，而且还是痴痴的样子，裴哲东上前横扫她几眼，她这才如梦方醒。

裴哲东机灵且老谋深算，段筱晴刚调到中统机要室那阵，他贪恋段筱晴的美色，不顾一切地追求，刚出校门涉世不深的段筱晴险些动心。裴哲东条件不错，血气

方刚，形象也可以，且是个小头目。可是就在他邀请段筱晴到重庆饭店吃高级大餐时，老天在此节骨眼炸了个响雷。

裴哲东夫人携女友来此就餐撞到这一幕，裴妻没问青红皂白，疾步来到两人面前，以迅雷之势抽了段筱晴几记耳光，掀了餐桌。裴哲东当时没顾段筱晴的感受和委屈，忙哄泼妇老婆，当着段筱晴的面向老婆一通发誓许愿，说他不可能喜欢这个没有背景的黄毛丫头，不过是和她一起出来散散心而已。

裴哲东今天的辉煌全是身为国军司令的岳丈大人所赐，他断然不敢得罪有雄厚背景的老婆大人，尽管他万分留恋段筱晴的美貌，但取舍还是很理智。

此事发生后，段筱晴非常看不起平常喜好摆谱的裴哲东，认为他是个垃圾男人，甚至比垃圾男人还可恶。裴哲东自知理亏，在段筱晴面前自然矮三分，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机要室一共有三个人，除了段筱晴和裴哲东，还有新来不久的朴宇浩。朴宇浩是朝鲜族，是陈立夫手下特务机构从福利院领养的培训对象。他除了个头矮小、眼睛窄小的生理缺陷，其他功夫还算了得。

朴宇浩不善言词，平常跟谁都是用点头代替讲话，若是别人不先与之打招呼，他连头都懒得点。三个人各揣心事，使得机要室如同人间地狱般阴森。自从那次事件后，段筱晴老想跳到其他部门，每次看见裴哲东都像撞鬼般躲开。裴哲东自知段筱晴再也不可能成为猎取对象，但他不甘心到手的香果浮云般游走，老想找机会接近段筱晴。

段筱晴没给裴哲东这样的机会。这个当口，刚好武云调到中统二处任缉拿队长。走廊里段筱晴和武云相遇的刹那，段筱晴的内心波澜四起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比庞敏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武云的意识里捕捉到段筱晴这个女机要员，立刻拟定了抽身计划。

段筱晴是陈立夫的远亲，虽说不是嫡系亲属，可陈立夫很喜欢段筱晴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子。陈立夫有个嗜好，喜欢在身边增加自己的人。段筱晴去找陈立夫向军统三处要人，陈以新决不会扫陈立夫的面子。戴、陈所属的机构明争暗斗得十分猖狂，但大局和方向还是很明确，在没有真凭实据前，陈以新即便急切想向上方邀功请赏，也断然不敢造次。根据段筱晴平日的种种暧昧表现，武云立刻拿定主意，他平静了心绪，目光随即落在庞敏身上。

“庞医生，你出入自由吗？”

声音浑厚磁性地砸进庞敏的耳朵。

庞敏正在往针管里吸盘尼西林，听到武云的声音，她不由得身体和心灵共颤，手也有些哆嗦，这是爱情萌芽时大多数女孩子的通病。

庞敏未加思考，顺口应出甜甜的“可以呀”，武云要来纸和笔，刚写好内容，

病房门即被人踢开，门重重反弹过去。庞敏灵机一动，把只兑了一半的药剂注射给武云，武云趁机将纸团迅速塞进庞敏的白大褂兜内，动作之敏捷，无人能及，将狡诈的陈以新蒙蔽过去。

庞敏无所感知，武云清楚，那张救命纸条只是暂时安全，未来会怎样无人能知。

陈以新阴冷地出现在武云眼前，他用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擎住武云的下巴，厚重的眼皮淫笑出锋利的刀光，一旁的随从唐婉、迟彪相互交换了眼色，没等陈以新发话，便吩咐其他随从押走武云。

若不是身负重伤，若不是几只枪同时点在脑门上，武云在特别诊所抽身根本不是问题。

特别诊所在军统后院，可这后院距离军统还有一段距离。

陈以新一行人将武云拖进一辆黑色轿车，大约十分钟后，车子驶进军统大院。车子在一处隐秘的车库旁停下，几个军统特工押下武云，把他关进黑咕隆咚的车库，结实地绑在半空悬着的铁架子上。武云的双手高悬着，身上是纵横交错的铁链，只有双脚可以随意蹬踹，但双脚愈是蹬踹得用力，身上的铁链愈紧。

没直接去军统行刑室遭受毒打，武云清楚原因有二：其一，他身上的伤口还未愈合，有的伤口还在流血，毒打肯定会让他性命不保，届时即便他是块肥肉也无法吃到口中；其二，他觉得陈以新还没得到戴笠的直接命令，目前最好的方式是来场暗无天日的下马威。

010 车库夜半三更时非常清冷，不时有老鼠出没，武云猜测这是个废弃车库，可不明白陈以新为啥将他关在这里。到了子夜，他完全明白了陈以新的用意，废弃仓库的左面有个小门，小门里传出了狼嚎。

这个废弃车库，陈以新将其稍加改造，用来关押身份不明的囚犯，旨在削弱对方的意志，待对方筋疲力尽时，他再现身进行诱供。若诱供未果，他会挖空心思调查、取证。示威游行的学生曾被抓进这里，半夜嚎叫的狼狗和浑身紧箍的铁链已使他们降服，发誓此生再也不去游行示威，哪怕日后遭到其他学生的蔑视，依然遵守诺言。

陈以新利用此地制服了许多反对内战的游行学生，为此得到戴笠的一等嘉奖，还荣获一枚勋章。

狼狗喘息、嚎叫的声音反复回荡在空旷的车库里，形成抑扬顿挫的恐怖音符，炸弹般俯冲进武云的耳鼓。闻其撕裂的嚎叫声，武云知晓此狼狗不是德国纯种军犬，就是英国护院犬。

武云慢慢适应了黑暗，他身兼要职，一定要想办法抽身，多年严厉的特工训练，使他能驾驭很多常人不可企及的技能。他要将束缚在铁架上面的双手释放，这样其他束缚自然会迎刃而解。

他的双手任由铁链牢固在铁架上，使他动不得，抻不得。禁锢身体的铁链和手腕上的铁链紧密相连，他没有向上攀援的机会，更不可能挣脱。陈以新这套数路可以说狠毒、智慧，就连会功夫者也犯难。

武云曾经和一个内功高深的僧侣学过缩骨法，那位僧侣告诫他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否则不得使用此法。原因是此法若运用不当，不仅会大伤元气，还会损伤骨骼。

大敌当前，武云只好险中求胜，他闭上眼睛，轻吐轻吸，幻想自己是一条瘦弱的小鱼在水里漫游穿梭，幻想骨头酸软成泥……随后，他那么一提气，脑袋和身体便脱离了铁链，只剩下双手铐在铁架上。他一个腾跃，双腿钩住铁架翻坐在上面，再次使用缩骨法抽出双手。

身体完全摆脱禁锢，武云轻松得如棉絮一般，好半天才站稳身子。

解放了身体后，武云疾步来到铁门旁，企图打开铁门逃走。他必须在天亮前逃走，否则肯定会重入罗网。

铁门是从外面上锁的，武云无法用手撬开，只好一下下地用脚踹、用身体撞。大概那些狼狗觉察出什么，它们在拼命嚎叫的同时也在使劲撞门。它们撞击的门发出吱扭声，武云更加急迫，吱扭声说明门板在松动。要是那群狼狗冲出来与他展开肉搏，会把他活活咬死，即便咬不死，他也会缺胳膊少腿。那些狼狗不是等闲之辈，他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急，越急力气越猛，身上几处伤口都裂开了，血水滴落一地。他这回深刻领教了什么叫穷途末路，紧张麻醉了他的神经，他没感到半分疼痛，精神全部集中在铁门上。

武云的紧张绝非贪生怕死，肩负的使命告诉他必须活着出去，他有许多未竟事要做。日军在卢沟桥燃起战火，对我泱泱中华展开浸淫，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，岂能让军统和这群兽性十足的猎犬索去性命，况且除了R密件，还有个“花开花落”计划初步形成。

他肩上的责任可谓重大，他必须想办法活下来。

一双星星般贼亮的眼睛从门隙窥视，一只猎犬已伸出半个头，身体正在拼命往外挤。武云连忙加速踢踹铁门，哗啦一声什么东西落地，随之铁门开了。

武云探出半个身体，和那只狼狗一样夹在门隙间。

武云不顾伤痛用力踹开一个三角窟窿，一紧身一吸气，身体出溜到门外。

终于解脱了，还是三更天，照明灯相互辉映在军统大院，几名哨兵精气十足地分别站在门楼和哨所台上，他们来回转动着身体，以第一时间了解四周的情况。

院墙上都是电网，无法逾越，唯一的出逃口是军统那扇高大的铁门。

武云谨慎地匍匐于地面，随手抓了些周边的野草撒在身上做掩护。他爬得很慢，如同一只年老体衰即将死去的虫子。他滚啊爬啊蹭啊，咬紧牙关忍着伤口的

剧烈疼痛。

星月中天时，武云终于让身体靠近了三米高的铁门。

贼风撩耳，武云躺在那里酝酿好升空计划。若升空失败，意味着什么，他很清楚，他会再次让陈以新的人抓回去折磨，更为糟糕的是会让陈以新横加莫须有的罪名。那个R情报，他必须第一时间弄到手交给组织，否则，组织将面临瓦解，戴笠会不眨眼地杀死名单上的所有地下工作者。

武云靠近铁门时突然一个升空，人眨眼间落在军统大院外面。